

第十七回 孟蘭會突遇魔頭遭墮落 煙花寨重施風月遇英雄

詞曰：

藏瞞漏泄，逃亡失陷，真個不由人。羞殺荊釵，痛傷裙布，依舊畫眉新。一朝盼入英雄眼，冷暖忽相親。甲兵十萬，相迎歸去，壯氣始能申。

右調《少年遊》

且說翠翹在招隱庵中，一住半載，且是平安。那東家次早起，當鍋的送水上樓，叫春花、秋月承值。二人道：「昨夜寫經夜深了，今日還未起哩，待我去叫聲看。」走到房中，那裏有人，但見一張空床，四壁琴書而已。慌了，忙報宦氏。宦氏點頭暗笑道：「這奴才真腳快，被他走去了。查看失去甚等物件！」報道：「不見了金鐘、銀磬、珠旛、寶瓶，其他衣物鋪陳，動用器皿，約有二百餘金。」宦氏道：「一邊差人報相公，一邊著人出招子。」東生知道，心中著了一驚道：「去倒去了，不知可能走脫麼。」放心不落，走回家中。止見招子貼得遍滿城中城外。東生道：「宦家不見人，怎將我東家出名？」分著心腹，但見招子，一齊塗抹乾淨。回見宦氏，宦氏道：「濯泉不知逃往那裏去了，要接相公來追究一番。」東生道：「此係岳父家人，必將岳父出名方好說話。若著我這裏出名，就拿他回來，人不認他是個使女，象甚模樣？況既逃出，難免潔身，拿回留之不雅，殺之何苦。依卑人說，倒置之不問罷了。」宦氏曉得此計原是丈夫定的，如今人已去了，十分要追究，恐怕傷了夫妻情義。人去氣散，便接口道：「相公說得有理，把招子揭了，不必尋他，省得又多一番事體。」東生心中暗喜道：「翠翹造化，放心前去，無礙了。」所以翠翹在庵中住了半載，沒有一些草動風聲。

一日，庵中設孟蘭大會，仕宦、夫人、小姐，填滿庵中。翠翹推病不下樓。內中有一位常夫人隨喜到覺緣房中，見他金鐘銀磬，驚道：「此物何來？祇有東衙觀音大士前有此寶物。聞說此物乃外邦獻宦吏部的，宦小姐帶到夫家供佛，滿郡以為奇觀。我們是親，方能得見，不意寶庵也有此物，東衙也不足為奇了。」覺緣驚得心慌意亂，勉強含糊答過。散了勝會，對翠翹說知此事。翠翹失驚道：「事壞矣，此卻如何是好？」覺緣忙問何故，翠翹道：「此實東家之物，到如今不得不直告。」將前事盡述一番，覺緣驚得手足無措。道：「妹子，你害我也，你害我也！」翠翹道：「姐姐無憂，我有一策可以掩得他們過。但我在此安身不牢了，卻要先替我尋個安身之處。你到打銅店裏，教他照依這鐘、磬打造起來，沾上金箔銀箔，依然供在房中。他若有風聲來查，便道是見貴衙鐘磬照樣打的，實非真物。他念自息矣。」覺緣道：「此計大妙，我有乾娘薄媽媽處，盡可居住。妹子，你須改了裝束，方可到那裏去。」翠翹道：「我並沒有俗家人的衣服，怎麼處？」覺緣道：「我去去賣衣，當中相體買了幾件衣服。」翠翹換了女裝，把那些道服都把與覺緣道：「此衣宜改過再穿，否則當之，毋為東家人認也。」覺緣道：「曉得。」遂乘夜送翠翹到薄家。

那薄媽媽是個女中光棍，無風道有的主兒。見了翠翹模樣，又聽他是避難到此，就起了幾分不良之心。留住了數日，便時常作驚作怪的來唬嚇翠翹。翠翹原是氣餒之人，未免慌張，遂傾心吐膽，與他商量。薄媽媽因說道：「我想此地斷斷不可久居，祇有遠嫁一著，可得安穩。本地人既不可配，遠方之人知他是甚麼主兒，去嫁他，又託膽不得。我有個侄兒薄幸，年方廿八，人物也還不俗。讀書不深，卻也文理粗曉，尚未娶妻。向在浙江台州生理，今因回來買貨，王娘不若嫁了他，同往浙江，倒是全身避害之計。不知王娘子下何如？」翠翹低頭想道：「若不去，此處不是結局之處；若去，知那人是甚肚腸？」

忽一男子走入來，叫嬌娘說話。薄媽媽走出，迎著講談。翠翹偷睛一看，見那人蘇裝雅扮，盡亦去得。祇是眼光嘴臉無腮，肉雖白淨無疵，難免儂險無情。看了默默無言，雙淚交注。那人去了，薄媽媽走入道：「三娘看見麼，這就是我侄兒。若中意，我去請覺緣師父來商議；不肯，聽你主張。」翠翹一言不答，低頭以手理鬢而已。薄媽媽知其有肯意，即去見覺緣說知此事。覺緣道：「此事要他自作主意，我們是強他不得的。」即便同薄媽媽來見翠翹。

覺緣道：「薄媽媽說的那件事，妹子還是怎的？」翠翹含淚低聲道：「此事真教我也沒法。若不去，恐此地非可久安之處。萬一做出來，非惟我身難保，並你招隱庵都不好了。若欲遠去，怎奈少年女流之輩，行動就要喫人盤住。薄媽媽說的那一著，其實羞人，難以應承，事出無奈，又不好直拒。搖搖此身，幾不自主。姐姐將何策可以教我？」覺緣道：「我也捨不得你去。但你在此原算不得局收場，不如隨了薄媽媽侄兒遠去天邊，也離了這龍潭虎穴。但以他配你，自然屈了你些。」翠翹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但此人油腔滑態，似非忠厚之輩。怕他以我為奇貨，則翠翹又墮在夜叉手中矣。」覺緣道：「此事惜不得齒牙，你要身子隨他過日子的，須是講得明白。」覺緣叫薄媽媽道：「王娘這樁事乃出乎無奈的。承媽媽指引路頭，不得不依。但此身既隨了令侄，便以終身相託，經不得他日道淫奔女子，半路相拋，或中途棄擲，所以躊躇不決。」薄媽媽道：「我侄兒極是忠的，叫他寫一張把你就是。」翠翹道：「這也不消，但他對天盟誓，終身不負我，便隨了他去。」薄媽媽道：「這個一發使得。要多少財禮？」翠翹道：「我身既屬諸他，要接銀子也是他的。但我無物陪送，叫他拿廿兩銀子來，以五兩謝媽媽，五兩送庵中供佛，十兩辦付床鋪便了。」薄媽媽大喜，即忙去叫了薄幸，說知此事。

薄幸大喜，忙忙的去買了一副紙馬，焚起香來，對天禱祝道：「若是薄幸負了王翠翹，不替他白頭偕老，等薄幸碎剝千萬！」誓罷，替薄媽媽商議財禮。薄媽媽道：「他自然接不多，你卻要成個禮。」薄幸點頭道：「曉得了。」辦了三十兩銀子，四套衣服，一付釵串，叫一小廝送入。薄媽媽接了，與翠翹打開。翠翹見了這些行徑，暗付道：「也還象個人家，事急相隨，則索聽命罷了。」將銀子財禮收下，以五兩謝了薄媽媽，以五兩與覺緣供佛，十兩銀子央覺緣去辦被鋪，把二兩與薄媽媽整酒飯。也去洗了個浴，從新理妝。

翠翹自落宦氏計中，兩載之間不曾臨妝。今日復開面膏流，就象土埋荊山，一朝寶氣頓發，更覺新鮮，更覺華彩。不一時，薄家喜轎已至，辭了薄婆，別了覺緣，遂上轎。到薄幸家中贊禮已畢，歸房。薄幸道：「多感娘行不棄，肯嫁卑人，願永以為好。」翠翹道：「他日不以不正見棄，受惠多矣。」薄幸道：「盟言在耳，豈敢相負？願卿無疑。」翠翹泣道：「今日之事實出萬不得已，望即憐而諒之。」薄幸道：「余非負心人，卿何慮之深耶？」遂為之拭淚，攜手登床。男乃久慣頭頭，女係一曉怨女，兩情既魚水相同。

次日，薄幸買舟同翠翹往浙江進發，一路無詞，竟到台州。薄幸道：「娘子且在店中，我先去收買房屋，就來相接。」

日，同一班人回來道：「娘子，這是同店的夥計，好兄弟們，出來見了禮。」翠翹自內而出，見那人濃眉大目，黑臉鬚鬚，就象個強盜一樣。翠翹付道：「怎麼替恁樣的人做生意？」萬福了一聲，便轉身退入。問薄幸道：「房子怎樣了？」薄幸道：「我許久不至，有一鄰家借居樓上，今晚收拾搬出，明日就好進屋矣。」那人吩咐店家辦酒，替薄幸接風。同店主人三個喫了說，說了又喫，直至二更方散。也送一桌到裏頭與翠翹喫。臨別，薄幸道：「房子須打掃乾淨些。」那漢道：「曉得了。」相別而去。薄幸回房，翠翹道：「這人倒象個強盜。」薄幸帶了兩分酒，一把抱住翠翹道：「他是海上人，生來是恁般的，你不消怕他。到店中見過幾次，就耐看了。我替你睡去吧。」翠翹還要問他，見他有了幾分酒，便住了口。

原來這薄幸專一做喫人肉的生意，販賣人口，充作客人，討人家女兒婢妾，名色為妻，帶到碼頭上住落飯店，自然有主人家替他發賣。那黑臉鬚子，乃人肉行中經紀，替客媽來看人的。議定財禮銀二百四十兩，二百到薄幸，四十到主人家與中人。

次日早起，叫主人家辦飯，收拾到店。梳洗完，喫了飯，薄幸對翠翹道：「我先到店著轎子來接你。」翠翹道：「行李哩？」薄幸道：「我自著人來挑，你祇上轎到店便是。」薄幸去了。翠翹道：「此人好古怪也。甚是恁的張皇，不要是算計奴家。這不象個到店的光景，好似個打發我起身的模樣，不要託大了。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且將我隨身行李、奩妝、衣服，收做一個皮箱，帶在轎上。就是有甚不虞，也好拿去防身。到別處也好做個入門笑。」即忙將自己物件，俱收拾在皮箱中，打了一捆鋪蓋，還有二十多兩銀子，縛在手上。

收拾方完，轎夫已到。翠翹道：「將皮箱鋪蓋放在轎上，餘物等腳夫來挑。」轎夫道：「薄大爺吩咐，行李鋪蓋一些不須擔。」翠翹道：「別物不必帶，此是隨身動用，要放在轎上的。」就發與轎夫。店主人道：「薄大爺叫放在我這裏，再來挑哩。」翠翹一發心疑，作怒道：「我人倒去得，東西倒發不得！況我是主人，有甚不可！」硬主張發在轎上。辭別店婆，交付行李明白，方纔上轎啟行。轉彎抹角，約有半日，方到一所樓房前歇下。撥進轎子道：「大娘落轎。」翠翹定睛一看，不象個店舖，心裏轉道：「又不是路了。」竟不下轎，對轎夫道：「請薄大爺來。」轎夫見他不肯下轎，沒了主意，應了一聲道：「我去尋。」走入屋中。半晌，薄幸不見來。走出一位婦人，年約三十多歲，走到轎邊道：「薄大爺就來，王娘請裏邊坐。」翠翹看得他是個水戶的行徑，便接聲道：「娘收了行李，一鋪一箱，我來也。」那婦人滿臉歡喜，叫發了行李進去。翠翹走下轎道：「怎叫娘來迎我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不妨得。」遂一同進去。翠翹又見內裏立著一班女客，一發是心照了。到中堂道：「娘坐上，容翠翹拜見。」那婦人一發歡悅得無極，道：「乖兒子，不消拜。」翠翹倒頭四拜。

原來那婦人就是客媽。客媽道：「我兒你怎知他賣你？」翠翹道：「行動之間大異平昔，是以知之。」客媽道：「兒子好眼睛，我不難為你，你須用心替我做生意。」翠翹道：「娘費多少銀子討我的？」客媽道：「二百四十兩。」翠翹道：「十倍利錢。」客媽問其所以，翠翹細述一番。客媽安慰道：「如此歪人，自有天報。虧你有見識，拿了許多行李來。」翠翹道：「此兒隨嫁之物，與他無干。他也決不敢來討我的東西。如此輩既喪良心，自遭橫報，不必說他了。祇求娘凡事寬恕些，便是翠翹之受用矣。這是我孽障未完，故又到此，翠翹再不妄想了。」客媽見他這個光景，甚是得意，一下也不打他，一句也不罵他，兩個且是合得來。

那薄幸得了鈔，躲在別處，等待翠翹起了身，然後回寓。見翠翹行李發去，頓足道：「便宜了客媽，二百兩銀子討個人，倒有六七十兩首飾衣服。我本欲上門去取討，恐一時撞著了王翠翹，扯住了要死要活，教我那時如何擺脫，豈不一發弄得乾不淨？罷了，丟了吧，祇當送與婊子了。」遂一口氣收拾起行李，備辦些路上使用盤纏，竟回無錫去了。

且說翠翹復落娼家，自歎道：「我命何蹇耶！千磨百折得從了良，又受萬千之苦。今依然落在其中，豈非天之命也！這遭竟不妄想矣。」便醉酒微歌，人以彼求歡，彼正借人遣興。豪歌徹夜，放飲飛觴，其名遂振一時。

來了一個好漢，姓徐名海，號明山和尚，越人也。開濟豁達，包含宏大。等富貴若弁毛，視儔列如草莽。氣節邁倫，高雄蓋世。深明韜略，善操奇正。曾曰：天生吾才，必有吾用。有才無用，天負我矣。設若皇天負我，我亦可以負皇天。大丈夫處世，當磊磊落落，建不朽於天壤，安能隨肉食者老死牖下！縱有才無命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自我造命，弄兵潢池，遺恥萬年。不然這腔子內活潑潑的熱血，如何得發付也？」早年習儒不就，棄而為商，財用充足，最好結交朋友。聞翠翹有俠概，因同二三壯士來訪。客媽知道明山是個出頭好漢，連忙叫翠翹相陪。

四目瞻盼，兩下俱有幾分契愛。明山道：「聞卿來此一載。沒有一人掛在眼內，可有此說麼？」翠翹道：「人言過矣。妾特因人而交，相品而遇，但不以肝膽輕寄俗流則有之。若夫眼內賢愚好醜，何所不容！」徐明山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你倒是未知肝膽向誰是，令人卻憶平原君。若鄙人者，可充平原之萬一否？」翠翹道：「英雄大度，應是太原異人，即平原君殆無此豁達也。」徐明山笑道：「卿塵埃中物色，英雄莫錯認了也。」翠翹道：「我這雙識英雄的俊俏眼，好不認得真哩。」徐明山道：「好了，徐海今日遇知己了！卿乃解人，我為卿談解語，偶成一律請政。」詩曰：

常是逢人氣不平，相看白眼太慙生。
肝膽向來曾寄客，文章況爾復藏名。
抱璞不收和氏璧，閉關羞作蔡生迎。
丈夫自有英雄志，肯與爾曹效諧縷。

翠翹道：「暗啞叱吒，千人自廢，雄則雄矣，可惜少了些王氣。」徐明山道：「卿可謂知言。然余中心亦未敢以王期也。」因載酒留宿，翠翹即以終身託徐，徐毅然以為己任也。

次日，即以二百金為翠翹贖身，使之另居，討一婢服侍之。翠翹道：「君何不攜我歸家，乃又起此爐灶？」徐明山道：「卿此言可謂不如轉玉。轉玉欲十大朝官為媒，始嫁郝生。吾獨不能以十萬甲兵迎翠翹？妻且第居此，不越三年吾迎爾於歸。大刀闊斧，劍拔弓張，前呼後擁，萬馬千軍，此徐海得志之秋也，吾妻其瀝酒東南以賀。今孑然一身，攜子安歸？如今祇算得為卿贖身從良，尚未可議及也。」翠翹大悟。徐海乃置屋水隅，而令王翠翹居焉。徐海與翠翹處几五月，乃別翠翹而去。去三年，杳無音信。

一日，忽聞寇兵大至，居民逃散一空。從人皆勸翠翹遷居，翠翹道：「我與明山有約，雖兵火不可擅離此地。爾等欲去則去，否則生死同之。」從人不敢止，相率而去。俄有大兵一隊，帶甲數千，披堅執銳，將軍十餘人，突至繞其居，大呼曰：「王夫人在麼？奉徐明山千歲令，迎請夫人。」翠翹因出見道：「祇我便是。」那十數將官，幾千甲兵，一齊跪下道：「夫人在上，眾將士磕頭。」夫人道：「有勞列位，千歲爺今在何處？」眾軍道：「千歲屯兵大荒，等候夫人。」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即發令起身。」眾將士又稟道：「夫人少停，鑾輿即至。」王夫人下令道：「此地居民俱我鄰佑，毋得據探劫殺，焚屋姦淫，不如令者斬首示眾。」

肅然，一境平安，免於屠毒者，皆王夫人之德惠也。

俄有大將軍二三十人，單輦宮娥而來。見夫人打躬道：「眾將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，叩參。」夫人道：「重勞列位將軍。」宮娥們磕頭道：「奉千歲爺命，叩接夫人。」夫人道：「起來。」迎接軍士們俱叩了頭。事完，眾將稟道：「車駕已齊，請夫人更服登輿。」宮娥獻上珠冠霞帔，夫人對鏡理妝，宮娥伏侍扶上鑾輿，前呼後擁而行。

約半日，又有大兵來接。接的將官參過，獻上供膳。至第三日方到大荒，早有二三十騎探馬飛來，護衛的揚聲道：「快報千歲，夫人來矣。」探馬如飛而去。不一時，炮響連天，營中旗號齊起，帶甲十萬俱拱立四圍。軍兵個個披金甲，將士人人掛虎頭。中軍杏黃旗展動，鼓樂喧天，一對對刀槍鞭鐃，予鏃鉞斧，抓錘鑊棍，劍戟干戈，迎將落來。軍士盡職事，繼之九把描金傘，逍遙馬上坐著一位三山帽、大紅袍、碧玉帶、皂朝靴、鐵面劍眉，虎頭燕頰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明山和尚。徐海迎著翠翹道：「夫人，今日迎你從良，比郝生迎轉玉何如？」翠翹道：「郝生之迎轉玉，畢竟要借榮十大朝臣；大王迎妻，則取諸自己，無牛後之羞矣。」徐明山道：「夫人深得我心。」迎到營中，覺久別三年，一朝重會，昔日布衣，今朝富貴，雖非裂土分茅，卻也攻城拔地，威武可人。王夫人因勸他休燒毀民房，姦淫婦女，恣殺老幼，明山從之。自此兵到之處，便下令戒妄殺姦淫，皆夫人之賜也。

一日，講起臨淄舊事，明山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點兵五千，洗蕩臨淄，替夫人報了這段深仇就是。」夫人道：「罪人祇得馬不進、秀媽、楚卿，切莫荼毒他人。」正是：

惟有感恩並積恨，萬年千載不生塵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金雲翹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